

# 卖山东煎饼的老乡

□郭宗忠



时值6月初，前一晚小聚叙别，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暨京堰对口协作十周年”一起文学采风的朋友依依不舍。爱上一些人，爱上一座城市，是无需什么理由的。分手在即，却感觉是朋友们友情的开始，也是与一座城市缘分的开始；路漫漫，有朋友们和一座城市烛照着前路，生命的意义也就有了趣味。

凌晨3时醒来，我还是想看看十堰这座城市周边的晨光。洗过澡，收拾好行李，也就是简单地把几件换洗的服装进打理袋，看看充电器之类，不遗漏下东西，不让自己揪心，也尽量不给酒店添麻烦，好让旅程都有个轻松放松的心情。

蒙蒙晨光里，楼下的咖啡店舒适的座位和书吧闲无一人，都是吸引我的地方。前一晚尽管回酒店很晚，我还是在书吧读了一会书，并点了一杯咖啡。那样逍遥于书中的时光，是一种回归到内心的安逸。如果在北京，这样的地方，找一个座位都是难的，我有点贪恋这里的环境，包括前一天早晨告别的均州宾馆的那个面山的露台。那里，我第一次遇见并认识了黑头翁。面向东山，打开的遮阳伞，一桌四椅，一杯咖啡或者茶，一本书，可以随同天地悠悠到尽头。

然而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和美好告别的过程，无论你怎么爱，怎么热爱，风景和人都在逐渐退去。而朝前看，又有美好的风景扑面而来，因而，喜忧参半的人生之旅，就这样伴随着我们的一生。

出酒店大堂，问门卫附近哪里有公园。他有点一脸懵。也许在他看来，整个十堰就是一个大公园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，山似风景画，水似刚磨好的彩墨，随时随地都是大自然展开的画卷，为什么不欣赏周边这么美的风景，而舍近求远，去看那些逼仄的人工的小园子呢？！

我也只能听从心愿，漫步街头。路两边树木成荫，成荫的树下，又辟出了人行步道，高大的苦楝子树、阔叶的石楠、香气袭人的桂树和香樟树，让这步道胜过了花园。早起散步的人，挑着担子来卖自家园子里菜和水果的附近村民，在路边排开了几个篮子，里面是带着露珠的韭菜、豆角、黄瓜、辣椒、空心菜、小白菜、小葱，以及桃子和油桃，都是那样新鲜和诱人。

辣椒薄薄的皮，清炒一下拌米饭，该是多么下饭；韭菜新嫩，两元一把，卖菜的大姐爽快，直接说两把三元。我都想买上两把带回家，可惜航班从十堰回北京，怕客舱里散发出韭菜的气味，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如果新割的韭菜包上两盘水饺，饺子就酒，该是多么美好。这是丹江口库区的水浇灌的菜蔬，带着湖水的纯净和清香。

这几天的采风里，路边的青菜园，餐桌上的每一道青菜都是我喜欢的，它们不像在城市超市里买的菜，大都是蔬菜大棚里的菜，几经辗转，发蔫变得不新鲜，所以，味道没有这原生态的菜让人吃得美味又健康。

一个挑着的菜和自己重量差不多的中年妇女经过时，路边空地上卖煎饼的一个女人和她打招呼，很熟络的样子。我也驻足下来，看到这个煎饼摊子是“山东杂粮煎饼”，突然感觉很亲切。先不问她是不是山东人，只要在做家乡味道的饭，就有一种找回故乡的感觉。

我一问她是哪里的，她却先说：“你是山东人吧！”她一下听出了我的山东口音，她说自己是菏泽的，而我老家是泰安的。老乡见老乡，自然亲切，和见到亲人一样的感觉。

我当兵离开家乡已有40个年头，和家乡聚少离多，和家乡的亲人也是一样聚少离多。父母去世后，

家乡又变得越来越陌生，再回去时有点“客从何处来”的无所适从。去年回老家重新修整了一下老屋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已经没有了亲人迎接我的激动的亲切的烟火味。我在院子里也已闻不到故乡的味道，只有寂静诞生出来的寂寞和落寞，是什么也无法排遣的。修了老屋，却没有从前回老家的急切心情了。

逐渐，在异乡遇到家乡的人，听听故乡人的声音，也有了一种独特的感受。那是乡音里传递出的一种亲情的力量，好像支撑我能够心里想想故乡，有种在乡音里回到故乡的错觉。

那个山东煎饼摊上的妇女，四五十岁，脸红扑扑的。那是家乡人的特点，健康阳光，吃苦耐劳，待人和善，粗枝大叶，不计较，在哪里都是那样朴实无华，也能很快融入到任何地方，并扎下根来。

她说，他们一家已经从菏泽到十堰近20年了，她是跟着参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丈夫来到十堰的。爱人在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干，她起早贪黑地做山东煎饼等小生意，逐渐喜欢上十堰，并在这里买了房安了家。以前总想在十堰的山东人做煎饼，让他们品尝到老家的味道，逐渐地，她感觉十堰人也喜欢吃山东煎饼了。

她说十堰地方好，人也好，这是个很包容的城市。在这里和家乡一样，邻居们都很亲和，没有因为他们是外地来的，让他们有什么不舒适。遇到的一些来买煎饼的人，很多是像他们一样来自外省，河南的、陕西的、山西的、四川的、湖南的、东北的，还有山东老乡，有的是二汽建厂时来的，有的是丹江口水库建设时来的，有的是大学分配来的，有的是来做工的。大家在等煎饼时聊上几句，时间久了，都像亲人一样，就是不买煎饼，见面也打一声招呼。正巧此时生意不多，她谈起大女儿现在石家庄读大学，在十堰出生的儿子一会儿就来对面的郟阳中学参加高考。她是既陪孩子来考试，又不忘自己的生意。我祝愿她的孩子考试顺利，梦想成真。她表示了感谢，并要请我吃一个家乡的煎饼。我站在煎饼摊边上，闻一闻家乡煎饼的味道，听一听故乡人的乡音就已知足，不愿再去唤起对母亲的思念。

那时啊，母亲就是这样起早贪黑，晚上推磨，早晨天不明就开始摊煎饼，四合院里弥漫的柴火和煎饼混杂的气息，是一辈子不忘和闻不够的。我们在雾蒙蒙的晨光未曙中去上学时，母亲已摊了一大半煎饼。薄薄的一张张如纸的煎饼摆起来已有我们的小手一撑的高度。母亲叠上一个煎饼，新摊的煎饼又脆又甜，还带着烫人的热。她一个人又烧火又摊煎饼，从来不让我们插手摊煎饼的事，不让我们耽误了上课读书。

那时候，家里没有钟表，母亲只能凭借着听鸡叫了几遍是什么时辰来约莫着起床干活，听错了鸡叫几遍，摊完了煎饼还不天明是常有的事。所以，现在算一算时间，也就是母亲刚推完磨的工夫。她白天还要到生产队里干活，一天天都是这样，是怎样的勤劳忍耐呀。母亲从来不怨不叹，这里的煎饼刚摊完，又得给我们准备早饭，还得煮好猪食喂猪，把鸡窝子的石头挡板打开，放出鸡来，撒上鸡粮。她忙完这一套，我们兄弟4个狼吞虎咽的一顿饭，饭桌上像“残局”，基本什么菜也没有了。母亲很多时候干吃一个煎饼，收拾好饭桌，然后又要去生产队里劳动。

那时啊，我们不懂，为什么不给母亲留些饭菜。母亲就是一同吃饭时也是很少夹菜，看着我们大快朵颐的样子，她心里知足和开心，那是无私谱写的最深情的母爱。

可是，如今再也吃不到母亲摊的煎饼。看着这位老乡，也像我的母亲一样，含辛茹苦，在她儿子参加高考时，还早早地出来卖几张煎饼。看着她娴熟地把杂粮糊子摊在饼鏊子上，抹平整，然后熟练地磕上一个鸡蛋，问是否放配料和辣椒，那样谦和自然，让人吃一个煎饼的同时也感觉到如沐春风。

清晨的阳光洒在了郟阳中学门口高考考场点的横幅上，每个母亲的翘首期盼里有期望，有焦虑，那是爱的隐忍和温暖。

我看看那位老乡，她不用喊一声声带着乡音的“煎饼”，她心里默默的爱和祝愿，都藏在她手指粗大的关节和发丝中已经出现的白发中。

诗海拾贝

## 秋如窄巷

□聂厅

那个秋天来得猝不及防  
父亲的手像飘零的落叶无处安放  
天空穿过23楼的茶色玻璃  
眼看就要落下来

庄稼的成熟已然水到渠成  
父亲无需再交代什么  
可我还是想从他乌云般浓稠的呼吸中  
寻得一声清亮的雁鸣

黑夜像野草，蔓延至白天  
扩散到父亲的瞳孔  
覆盖住满屋瓜果，和鲜花的香气  
也覆盖住，一个老人的过往和未来  
房间里有漫长如流水的晕眩感

意识像河岸上飘荡的苇絮无所依凭  
玻璃上的霜花已蝌蚪一样游走  
我的大半个身子，还卡在那个幽深  
幽深的秋里

## 组诗二首

□赵沛誉

### 《星夜》

时光乔装成夜的样子  
悄悄接近，吞噬肉体  
最后潜入我的脑海  
打算吃掉你

北极星是你的眼睛  
当我昂首的时候  
天空有一滴热泪划过  
燃烧着冲向我的眼睛

是星夜派来了使者  
再次温柔了整个山河  
灵魂的秘密  
不禁再次和盘托出

一片孤云，踱步在沉默中  
反复推敲期待的正当理由  
细碎的时光里  
你没回头，怎知我没来过

### 《流年》

护城河上  
紫藤花，遥望北极星  
呈现着何种时态？

时光卡在深夜的喉咙里  
吞不下，又吐不出  
流星点点，有时清晰了容颜  
有时，模糊了双眼

而墙外，流水无声  
一些悲欢甚至来不及上岸，便被裹挟着  
走远

这人间花事  
从一场遗忘到另一场  
无非边谢，又边开

爱与恨，哭或笑  
虚妄在累叠的镜像中  
无非，是生命常态  
深染流年